

红鹤文丛·80后青春小说炫势力

青春留学小说

地球的南端……

季节总和这里相反……

奥克兰 的夜

*Darkness
in
Auckland*

安齐名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奥克兰的



翰墨林
青春文学

安齐名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克兰的夜 / 安齐名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4

(红鹤文丛. 80后青春小说炫势力)

ISBN 7-5385-2629-3

I. 奥... II. 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2546号

奥克兰的夜

总 监 制: 饶声勇

选题策划: 红鹤工作室 于德北

制 作: 翰墨林青春文学工作室 刘毓锋

作 者: 安齐名

责任编辑: 于德北

责任校对: 冯晓红

整体设计: 上海袁银昌工作室 李静

插图设计: Tong

E-MAIL: rsy@vip.sina.com

www.handbooks.com.cn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北京翰墨林图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630 × 970 1/16

印 张: 9.25

版 次: 2004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04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5-2629-3/g·17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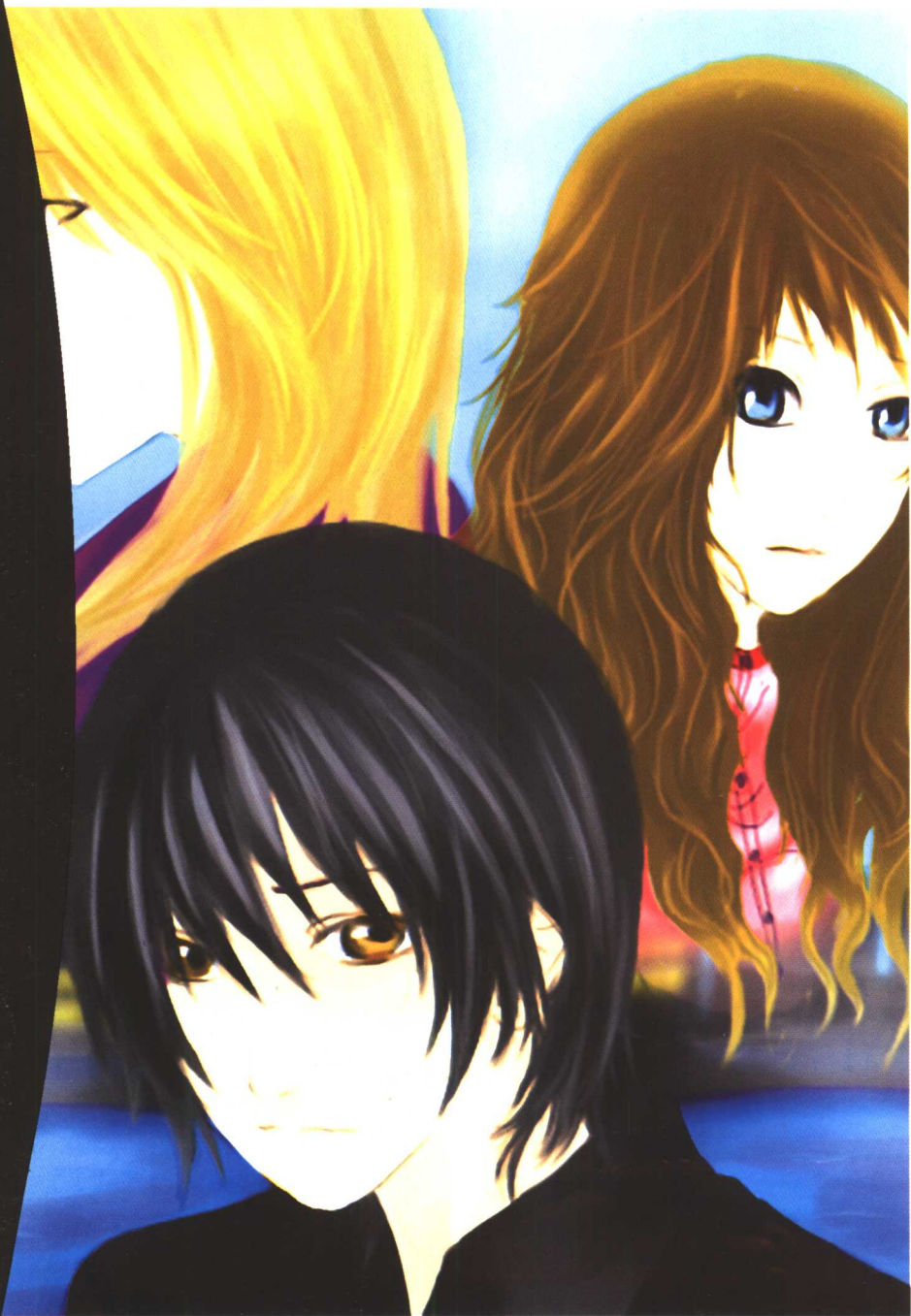
定 价: 16.80元

法律声明: 本作品著作权、版式、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任何仿制、翻印、盗印、非法销售之行为, 都将受到法律制裁。

法律顾问: 姚博扬



风吹来了，我可以感觉到……



爱，注定要远离，像欢乐之中掺杂着痛楚……



从窗口望出去，道路纤细而漫长……



你带给我遐想的空间，在空气里，在所有的隙缝间……



有人对我说，梦永远多是反的。我梦见了死亡，她说，女巫将带着你飞翔……



飞离的那一刻，我知道，放弃意味着重新开始……



地铁的春天，没有鲜花盛开，哪怕是小小的，洁白的一朵……



世上的喧嚣无法穿透水晶的心灵，如果，水晶破碎，或者蒙灰……

序	02
楔子	03
第一章	05
第二章	11
第三章	16
第四章	23
第五章	31
第六章	39
第七章	44
第八章	51
第九章	58
第十章	65
第十一章	70
第十二章	77
第十三章	84
第十四章	91
第十五章	101
第十六章	112
第十七章	119
第十八章	126
尾声	131
青春书丛《逸》	134



于德北

2002年春天,在越南,河内西湖边的雨几乎让我窒息。我想一部先锋派导演所拍的越南电影,由若干个片段组成,让我最为感触的是画面中大片大片的荷花、在河边洗涤这些荷花的妇女以及她们悠远而暗哑的歌声。穿行于河内的大街小巷,站在典型的法式建筑的百叶窗下,偷窥那些掩映于窗帘后边的面容较好的少女的脸颊,斑驳的树影在其上跳舞,少女明媚的微笑让你沉醉,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迷人的国度。

我对新西兰是陌生的,它应该在南半球吧?我知道新西兰是因为我喜欢过的一个诗人和他曾经单纯、浪漫而又过于天真固执的生活,他叫顾城,据说在新西兰的激流岛饲养过他幻想中田园风情。后来他死了,并带走了他的妻子。因为顾城,我总把新西兰和斧头联系在一起,并在心里把这个国度和血腥划为等号。我知道这是我的偏执。几年之后,我一个要好的朋友的女儿去新西兰读中学,不知为什么得知她成行的一刻,我的内心注满酸楚。蓝天,大海,白云以及风中的海浪都让我闭目冥想的时候,为我原本忧伤的内质添加更为灰暗的底色。

认识安齐是非常偶然的一次机会,我所尊敬的儿童文学作家英子大姐转来一部书稿,请我代为联系出版,她强调说这是一个学习数学的男孩写的小说,也许会有超之常人的逻辑与思维吧。我一口应允。但当时我手边要做的事情太多,无暇他顾,就把稿子转给了另外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没想到稿子顺利出版并有不小的轰动,安齐名也在自己所驰骋的领域里种植了一片让周围人无比惊讶的另类花园。在我的印象里,安齐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男孩,他个子很高,身体很壮,头发很长,衣着很乱,每次见到我都要我问我:"你那有烟吗?"当我没烟的时候,他就会坐立不安,好像生活中突然缺少了什么。他正在读研究生,毕业后应该是一个数学硕士,但他的思维一点也不逻辑,跳来跳去让你心里发慌。他的身边总背着一台笔记本电脑,里面总是装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喜欢足球,喜欢利物普,喜欢得毫无原则,每次说到利物普的时候他的嘴角都会上翘,好像利物普队是他生命中的法宝。他有一个女朋友,在国外,在一个我说不清楚的国家(他和我说了几次,我都无法记住),他写小说最大的梦想就是得到一笔意外之财,然后飞往国外,和女朋友在异国的草地做三天阳春大梦。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安齐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关于《奥克兰的夜》我不想多说什么,书出来了,大家自然会读到。我想说的是,我很爱护安齐名,从心底的那种,我很希望他去国外,很希望他梦想成真,但我不希望写小说可以让他得到"意外之财"。

还说2002年春天,我在越南,临归的那个夜晚,我坐在街边独自饮酒,一个小小的越南女孩轻轻地走到我的身边,用清晰的汉语问我:"先生,买文花吗?"那一刻,我哭了。

这就是我能感知的全部的异域的生活。

是为序。

2004年初秋在北京。前天的傍晚在下雨。

楔子

“乌克兰的夜……”我冲窗子吹了口气，看着眼前慢慢模糊起来的景色，“乌克兰的夜……会杀人的……”

十月的汉城，天气冷的让我又想起了东北。

我习惯性地拿出一只烟，放在鼻子上嗅了嗅。

“还有多长时间啊？”麦嘉眨着大眼睛，看着我。

小孩子的眼睛永远是没有一丝杂念的透明，那水灵灵的窗口里似乎又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晃动，刺激着我尘封已久的神经。

我把烟放回烟盒。“还有一个小时吧。”

等待了四个小时的麦嘉明显已经开始厌烦这种无休止的寂寞，他跳下座位，跑到候机室大大的窗户边，调皮地把脸贴在上面，冲外面做着鬼脸。

“哎呀，叔叔，”他突然大叫起来，“你看，又有一架飞机起飞了。”

“你叫我什么？”我已经死板了很长时间的脸笑了一下，“你该叫我哥哥吧。”

“呵呵，又忘了。”麦嘉拍了拍脑门。“现在几点啦？”

“九点半。”我打了个呵欠，看来又得去洗手间补根烟了，“我离开一会，你别走丢了啊。好好在这里坐着。”

“你刚刚说的是北京时间还是汉城时间啊？”麦嘉似乎并不满意我敷衍性的回答。

“你很烦啊！”我笑着走到他的身边，和他一起望着外面一架架排列整齐的飞机，“你一下飞机，不管表上走的是什么时候，都得改成那里的乌克兰时间。急什么急啊？现在可以想点有用的嘛，对了，我教你的那些英语还记得吗？”

“记得！”

“那你怎么问人家时间？”

“嗯……”小家伙开始抓耳挠腮地想了起来。

我叹了口气，“真不知道你爸爸妈妈怎么想的。”

麦嘉的爸爸是我爸爸的同事，本来在单位做得好好的处长，衣食不愁，家庭和睦，还有个长得这么可爱的儿子。我怎么也想不出他们把这个刚刚小学毕业的家伙送到国外去的理由。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怎么会舍得让孩子这么快的离开自己呢？我看着麦嘉那张满是稚气的脸，心里不免有种伤感。现在的孩子，我也不知道该说他们是可悲的一代还是幸运的一代，十四岁就能踏上异国的土地。想当年我他妈的累死累活地考托福，考雅思，就想一步跨到美国那个梦想中的世界里去，到最后被拒签得心灰意冷，无奈之下，才溜到了南半球。而这小子，不用操心，不用转脑子，甚至还不会说一句流利的外语，就能走上和我一样的道路。

妈的。我在心里默默地骂了一句。

“叔……不，哥哥，你想什么呢？”

麦嘉的眼睛永远是那么清澈，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是不是和他一样，但我想那双眼睛也许很快也要和我一样，蒙上一层灰涂涂的东西，而且会蒙上一辈子，我的心就很不舒服。

“仁川机场好漂亮啊。”麦嘉看我迟迟没有说话，又把脑袋转了过去，“哥哥，你看那边的那颗星星，在长春的时候，我从来没见过那么亮的星星，奥克兰的夜是不是更美啊！”

“奥克兰的夜……”我冲窗子吹了口气，看着眼前慢慢模糊起来的景色，“奥克兰的夜……会杀人的……”

麦嘉不解地看着我，嘴巴一张一合的，好像要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蹲下来，摸了摸孩子的头发，“到了那里，如果你想问几点了，就要说What's the time now？”

“What's the time now？”麦嘉吃力地咬着发音。

我把手从冰冰的窗子上拿了下来，顺势抹去了上面的呵气。窗中的我似乎还是老样子。看来三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走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一切都没有改变。

麦嘉小小的身体蜷在候机厅宽阔的座位里，我在窗上看着那个依然熟悉的影子，耳边传来句句稚嫩的发音。声音很小，但是我听得很清楚。

“What's the time now？”

第一章

我来到了奥克兰！

窗外，依旧和煦的阳光告诉我这是真的。

眼睛忽然很酸。

“What's the time now?”

我诚惶诚恐地送上一句结结巴巴的英语。刚刚结束了十几个小时的飞行，终于踏上了南半球的土地。确信双脚已从一万米的高空又踩回到了一片坚实的土地时，迷迷糊糊的我才想起来，我的表上，走的还是北京时间呢。长长的人流似乎已经有一个小时缓步不前了。没想到检查过关竟然这么慢。我前面站着一个中年人，虽然同样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可毕竟这里不是长春而是新西兰，我很本能地蹦出句英文。

“十点。”他回头看看我，嘴里竟然冒出了一句地道的普通话。

“您是中国人？”我激动地看着他。那张脸似乎一下变得亲切起来。

可他并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只是随意地上下打量我一番，“头回出国啊？你是学生吗？”

“嗯。”我顾不上他的表情什么样。踩着陌生的土地，耳朵里却是熟悉的乡音，这有着足够的理由让我兴奋，“刚毕业，您哪里人啊？”

“北京。”他把头扭了回去，看了看前面长长的队伍，“毕业怎么不在国内找工作啊？”

“没有好工作呗，本来想去美国，但被拒了两次。”

“哼……”他笑了一下，“美国有什么好的！到了这里就知道新西兰的好了，英语都不用讲，哪里都行得通。”

“啊？不用讲英语吗？”

他没理会我的惊讶，依旧往前看着，“新西兰是靠畜牧业活着的国家，所以入

境的时候不许带食品和植物,检查的时间特别长。慢慢等吧。”

“哦,没关系,都等习惯了。在汉城的时候等了五个小时。那才叫烦呢。”

“一个人来的? 这里没有朋友吗?”

“有。有个高中同学,在这里已经三年了。”

“哦,那还好。”刚说完话,他的电话响了。“不好意思。”他冲我点了点头,转过身去。

缓慢的人流好像往前挪动了些。

奥克兰的机场面积大得惊人,但远远没有汉城仁川机场漂亮。在我的眼里甚至比不上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殖民地的东西就是没自己的特色,我在心里咕哝了一句,真难得它还是新西兰第一大的城市呢。周围的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等待,大家都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长长的人流,没有人像我这样好奇地左顾右盼。而且大家的穿着打扮都很休闲,精神饱满,行李最多的也只是一只带轮子的箱包,一副来旅游的模样。只有我一个人臃肿地套着几层衣服,背着个硕大的旅行袋,大包小裹的东张西望。

终于轮到我了。

一个胖女人扫了我一眼,“Open your pack.”

“真是看出来在自己的地盘上了,连个please都不和我说。但谁让我就这么贱,愿意过来呢。”我心里骂着,但是还得把包打开,把东西一件件地指给她看。脚边一只黑黑的狼犬不怀好意地看着我,好像随时要扑上来给我一口似的。

“Cash? How much?”她指着我的钱包。

“一千多块。”说完了我才想起现在是面对着一个听不懂中国话的白人,于是干脆打开钱包让她自己看好了,反正美金是全世界人都认识的。

嗦嗦的检查总算过去了。我迈着重重的步伐晃出了机场。

外厅里挤满了接站的人。

“终于到了,这就是出国了吗?”看着身后窄小的出境口,长长的队伍,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了新西兰的土地上了。从前曾经冥想那么长时间出国的情景,现在真的来了。我开始迷惑。因为一切的一切是那么平淡,简单得好像只是出了次远门。

既然已经来了,为什么还要想那么多呢?